



零的焦点

她发现在厚厚的积云和波涛汹涌的大海之间有一个小黑点在不住地摇动，周围是一片白色的波浪。



松本清张著(日)

刘庆纶译

然而，请看那空中的乱云，是喧嚣的波涛。像塔身在慢慢沉降，排开混浊的海潮。

像塔尖刺向薄膜般的太空，微微划出裂口道道。刹那间波浪闪烁红光，时间似乎在另一个世界的呻吟中，轻轻地低声喘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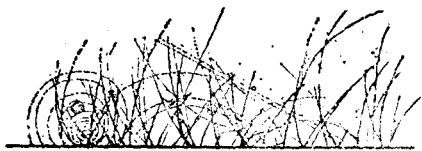


松本清张著（日）

零的焦点

刘庆纶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A广告公司驻金泽办事处主任鹤原宪一，三十六岁得到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祯子。正当要被调回东京重用，并将与新婚妻子团聚的时候，宪一却突然神秘地失踪了。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祯子惶恐、茫然，她只身来到北国古都金泽寻找丈夫的下落。但在寻夫过程中，谋杀事件又接二连三地发生在她的身边。凶手是谁呢？小说以战后日本社会为背景，通过这一错综复杂案件的追踪、揭示，深刻反映了战争给妇女带来的灾难及战后她们的艰难处境。

封面设计：吕敬人

责任编辑：岳凤翔

零 的 焦 点

〔日〕松本清张 著 刘庆纶 译

根据株式会社光文社1977年12月版本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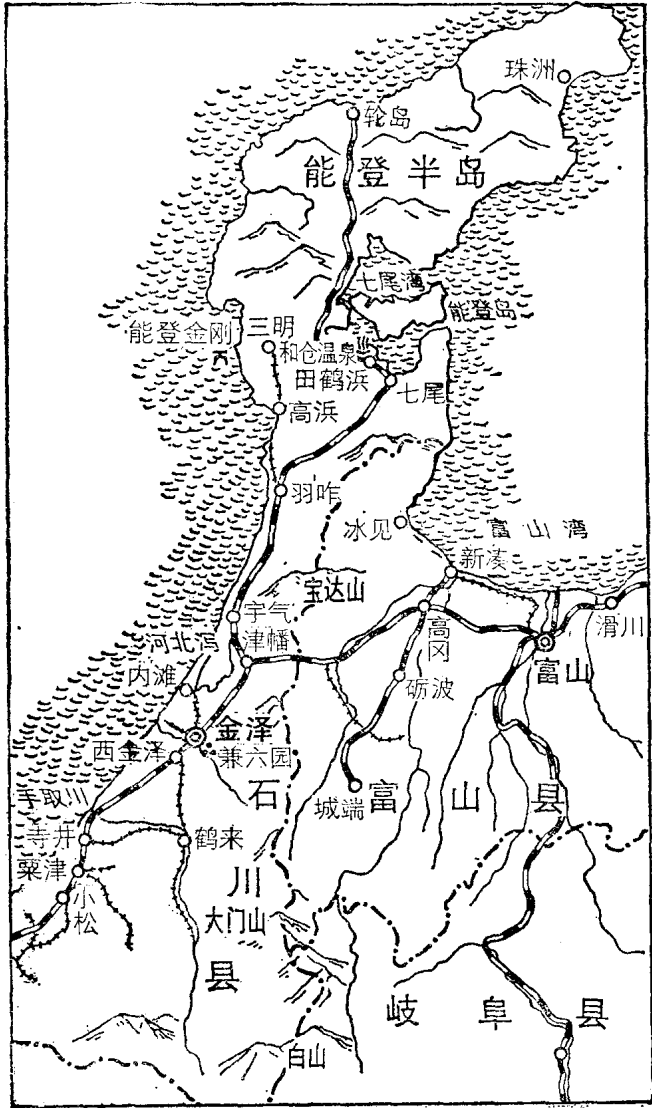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8.25 印张 170 千字

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600册 定价3.50元



作者简介

松本清张，1909年（明治42年）生于日本九州小仓。少年时代醉心于美国诗人、小说家波，曾反复读过《厄谢尔家族的没落》（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等书，几乎达到背诵的程度。但是，他实际开始写小说是在他四十岁以后。

他的小说《小仓日记传》曾获第二十八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这是他在朝日新闻西部本社广告部工作时期的作品。

后来，他又写过许多作品，如获得过侦探作家俱乐部奖的《颜》，其中尤以长篇推理小说《点与线》、《眼之壁》两部作品因主题新鲜、视野广阔，使不能满足于以前的侦探小说的高级爱好者感到震惊，从而成了推理小说突然景气的开端。其近作有《蓝色的描点》、《黑色的画集》、《零的焦点》等。作者自己称《零的焦点》是“我的代表作”。

目 录

- 一 丈夫.....(1)
- 二 失踪.....(14)
- 三 疑惑.....(33)
- 四 地方名士.....(53)
- 五 海滨墓地.....(65)
- 六 大哥的行动.....(84)
- 七 履历.....(98)
- 八 宗太郎之死.....(114)
- 九 北陆铁道.....(122)
- 十 逃亡.....(146)
- 十一 丈夫的意义.....(156)
- 十二 雪国的不安.....(175)
- 十三 零的焦点.....(211)

一 丈夫

1

板根禊子经人介绍在秋天和鹤原宪一结了婚。

禊子二十六岁；鹤原三十六岁。双方在年龄上还算合适，但从世俗的观点看，总觉得结婚晚了点。

在提起这门亲事时，禊子的妈妈就注意到这点。她曾说过：“光棍打到三十六岁，会不会以前有过什么女人？”禊子也想过：说不定有过女人，很难讲他没有和女人发生过来往。如果说真的没有这事，听起来倒象谎言，而且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男人反倒使人感到体质太差了。实际上，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如果完全没有和女人来往过，总有些令人轻蔑的地方。这种令人轻蔑的地方与其说是本人具有的，不如说是靠女人的感觉发现的。这样的男人很少有那种清洁感，使人觉得无论在体质上还是在事业上都是弱者。

即使自己的男人过去与女人有过来往，禊子也是不介意的。尽管在一听到曾和谁同居过一段时间，会令人感到讨厌，但是，只要现在完全割断了联系，就不必深责。重要的是不拖泥带水，弃掉就可以了。

禊子并不认为对方再年轻点更好。如果她过去没有两三

次恋爱的经验，她会对男人的要求更加严厉。可以说，年龄和经验使她变得更加成熟和宽厚了。

禊子在她工作的公司里，是属得上漂亮姑娘行列的。这种评价在女友之间有人恶意地讲过，男人们也具体地把她作为例子说过。

意外的是禊子的婚事老是不能成就。不能成就的主要原因是禊子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老是踌躇不前。她之所以下不了决心，既可以说是由于对方不是十分象样的男子，也可以说是她本人胆小、怯弱。在这种情况下，当别人提亲后与她正经谈恋爱时，她就拒绝了。亲事不断有人提，但总是达不到热恋的程度。

她和鹤原宪一的亲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起的。

鹤原是A广告公司的北陆营业所主任。中间介绍人是禊子亡父的朋友佐伯先生。他和A广告公司有来往。

介绍人说，A公司作为广告代办业在东京是有名的。禊子和她妈妈对广告代办业一无所知，一点也不懂。

佐伯打开报纸给禊子和禊子妈看。

“您瞧！这报上不全是广告吗。报社光靠出售报纸收入是很少的，广告收入是他们重要的经费来源。报社的事情很多。他们不直接和广告主进行交易，而要通过中间的代理店。这就叫广告的代办业。”

佐伯接着作了解释。

“在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是D公司，它除了办理报纸广告外，还办理杂志、广播、电视广告业务。A公司只办理报纸广告业务，其营业额数第二、第三位。共拥有工作人员三百人左右。总之它在广告业当中是一流的。鹤原君是该公司北陆

地区营业所主任，他是一位很有前途的老实人。”

鹤原宪一的职业大体上算是打听清楚了。对外行人来说，尽管不能象对经销电器、制造药品那样理解，但也知道了个大概。

鹤原的学历是大学肄业。据佐伯说，之所以中间退学，是由于上学期间发生了战争。战争结束后第二年从中国回来。后来又经历了两三种职业，六年前进入了A公司。

“总之做了六年地区营业所主任，是个很优秀的人材。营业所在金泽。”介绍人一再夸奖了鹤原。

“这么说来，结婚后也必须住到金泽了？”禊子的妈妈问。

“不，没有必要。鹤原君眼下每个月有十天要住到东京。因为东京也有他的工作，在北陆地区拥有工厂的公司，大部分都在东京设立总公司。所以，他必须来回联系。他讲了，成家以后也要把家安在东京。”佐伯说。

“可是每个月有二十天在外地，还是不在家的时间多喽！”妈妈注意到了这点。

“不，最近公司叫鹤原君回东京工作。他在金泽已经工作了两年。以前公司曾一再叫他回来，但本人每次都说等一等，所以便拖了下来。”

“什么原因呢？”

“说起来也是买卖上的事。具体地讲，北陆地区是农村，没有重要的广告主，事情不多。鹤原君希望再进一步想点办法。好容易负责了那个地区的工作，总想做出一些成绩来，这也是人之常情么。事实上经过他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佐伯再一次作了解释。

“因此，鹤原君这次说，如果调到总公司工作，就想借结婚的机会回东京。出差在外的时间多也是暂时的。”

佐伯对坐在母亲身旁听话的禊子讲后笑了笑。

相亲是按着常例在歌舞伎剧院进行的。当时，鹤原宪一是由小个子佐伯领来的。他很有个头，长得很匀称。禊子本来认为，虽说是三十六岁，但长期过独身生活，从外表看起来会更年轻些的。但是，本人比想象的要老一些。可能是由于颧骨高的原因。面色有些黑，但平心静气地说，给人的印象既不是三十六岁以上，也不是三十六岁以下。

乍看起来，鹤原宪一很难说是一个精神充沛的人。他与其说是稳重，不如说是持重。然而，在他的表情里却不时浮现出一种与之相反的快活劲头。禊子不由得感到鹤原宪一有着一种复杂的情绪。

禊子的妈妈在用饭的时候问鹤原宪一：“金泽那地方很好吧？我是一次也没有去过。”

“不，是个鬼地方。一年到头昏昏暗暗，使人感到苦闷。”回答的口气使人觉得他是不得不因为工作而硬着头皮在金泽干似的。他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叉，目光对着盘子。从他的眉宇间可以看出带有北陆气氛的郁闷。

2

婚礼是在11月中旬举行的。为了结婚，鹤原向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在T会馆举行的结婚宴会上，公司经理兼营业部长亲自前来致贺，并在祝词中说：“鹤原君是一位有才干的青年，我公司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我这样说，大家可能认

为是一种客套。但是，请大家听我说下去。我是鹤原君的上司，我既然在大家面前这样讲，就是我保证提高鹤原君的工资。夫人请放心，我不是讲客套话。”这一席话引起了客人们的笑声。

部长接着说：“我是初次见到新娘，非常惊叹新娘的才智和美丽。鹤原君过去谈没谈过恋爱我不知道，不过，他能坚持到今天，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我公司的业务就是在于争取广告主供稿，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工作。我不客气地说，鹤原君之所以为有获得这位美丽夫人的机会而能坚持独身至今，恐怕是我公司工作影响的结果。”

客人们一边听着，一边笑着。禊子也低着头听着。起初，她听起来还象一些祝贺的话，可是，到了后来愈听愈不是味。

鹤原宪一的父母早已去世，家里有哥哥和嫂嫂，住在青山。哥哥长得比较胖，是一个公司的科长，爱喝酒，面貌显得年轻。嫂嫂消瘦，吊眼角，高颧骨，看起来和鹤原宪一像是姐弟。

鹤原以前住在哥哥家里，和禊子结婚后，在涩谷一家新公寓租房住下。房间在很高的楼上，从窗户向外望去，东京这座城市象大海一样沉静，万家灯火，夜景格外美丽。

由于从提亲到结婚时间很短，两人在婚前一次也没有玩过。当然，想一起走走也没有机会。因为鹤原大部分时间住在金泽，不在东京。禊子对婚前的交际已没有过去那种兴趣，鹤原也不抱期望。禊子在相亲的时候，对鹤原宪一是满意的。

从满意到喜欢还是有距离的。因为在禊子看来，鹤原的很多方面她还不是了解的。她除了知道他在公司工作，与兄嫂住在一起之外，其他一无所知。禊子对鹤原的未知领域抱

有恐惧和疑虑。她想，结婚后会进一步加深了解的，恐惧和疑虑也会随之消失。

禊子想和鹤原去北陆作新婚旅行，以便进一步了解鹤原的未知领域。而据介绍人佐伯说，鹤原宪一希望尽量去热海、箱根等关西地区旅行。

佐伯说：“本人说，不愿意去北陆。他对那个地方有些腻了。好不容易作一次旅行，到更热闹的地方比较好。”

禊子听到这里，忽然想起在鹤原的眉宇间总流露出一种厌恶北陆的阴暗情绪。

禊子不愿去关西，她希望从信州转到木曾，然后从名古屋回东京。因为当时正值红叶茂盛的深秋季节。

经过一次小小的争论，终于在结婚仪式结束后，他们按计划在新宿车站上了车。夜间，火车抵达甲府。下车后，预约好的旅店掌柜早已提着灯笼到站来接。掌柜把车叫来，让他俩上车后，便从车外关上车门。这时，禊子觉得自己好象被这个掌柜的推上了人生的歧路。

旅店地处汤村。他们被领进一间有宽阔庭院的房间，对面就是富士山。周围昏暗异常，只能看到近处的草丛和乱石。

女服务员走后，鹤原宪一走近禊子，第一次用手臂搂住她的脖颈，吻了她。一向看来那么稳重拘谨的鹤原，突然变得年轻、热烈起来。

鹤原老是不放开禊子。她为了躲开鹤原的口唇，轻声说：“女服务员来了。”实际上女服务员来的时候，鹤原为了屏住粗气已走向室外的沙发。

女服务员来通知洗澡时，禊子主张分开洗。鹤原多少有些胆怯地问道：“为什么呢？”

禊子似乎有点怕女服务员听见，小声说：“就这一次。”

当别人说她眼睛美丽时，禊子总是爱向上看，这个毛病此时又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深夜，舞厅一直传来唱片的音乐声。禊子约鹤原一起到了舞厅。二、三十对青年男女正随着快步舞曲跳舞。禊子贴墙站了一会儿，对鹤原嫣然一笑。她说：“跳吧！”

禊子没有想到，鹤原的舞步颇为熟练。禊子和鹤原跳了一曲又一曲，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很晚。她个人发觉自己在下意识地延长着某种时间。

禊子第一次流下了热泪。

早晨，禊子和鹤原用过饭后，乘车去了升仙峡。路上去看红叶的人很多。汽车在狭窄的道路上跑得很慢。

鹤原和昨天一样，毫无变化。他那三十六岁人的脸上显得那么沉静，他的动作显得如此稳重。然而，禊子又进一步了解了。他。只一夜，他那未被人知的一角坍塌了。禊子本人也可能是这样。只是想要通过一夜了解大部分情况的可能是男方，因为大部分男人都表现得很安然。

鹤原宪一也在禊子面前显得很平静、安心。这种安心是什么呢？是不是在禊子身上证实了他过去没有发现的东西呢？在他的表情里，作为丈夫的地方不断扩展。乍看起来，他和昨天的鹤原没有两样，但是，在他沉着的表情里显露出做丈夫的骄傲。

他注视着溪水上面的红叶，亲切地对禊子说：“你是第一次到升仙峡吗？”禊子点了点头说：“是。”鹤原显得很是满意，笑着点头说：“是么，那太好了。”

这种象对孩子说话的口气，要是在过去，禊子讨厌极了。而现在，虽然也作了反驳，但禊子对丈夫这样孩子般的傲慢态度在竭力控制自己的反感情绪。因为禊子在不知不觉地成了妻子。如果她真的意识到了这点，那么新婚夫妇最初感情的融合已经开始了。

下午，两个人离开了甲府。鹤原宪一将臂肘放在窗框上，望着窗外。八岳山坡地缓慢地向窗后移动。外面愈来愈荒凉，树叶不断落下。从侧面去看鹤原的颧骨，显得格外突出，从眼角附近可以看出许多细长的皱纹。禊子边看边想：是啊！他已经是个三十六岁的人了。

即使两个人相爱的时间再长，恋人的眼睛和夫妻的眼睛也是不同的。禊子意识到自己在以何种目光凝视鹤原了。她一想到自己从身体到意识已经发生变化，就有点恐惧了。

鹤原看了看禊子说：“想什么？”鹤原似乎意识到禊子的目光。禊子红着脸说：“不想什么。”禊子觉得他在问“想什么”的口吻里包含着昨天夜晚的意思。

火车驶过信浓，加速奔驰在富士见一带。在这个高原斜坡上，排列着白墙红顶或青顶的房子。禊子小声说：“房子真漂亮。”

鹤原望了望房子，然后打开放在膝盖上的周刊杂志。但是，他并没有看，似乎在思考着其他问题。不一会儿，他把杂志放到原处，决然对禊子问道：“你是想去北陆旅行吧？”他一面说，一面点燃口中叼着的香烟。烟气迷漫，向着禊子的眼睛袭来。

禊子点头，说了声：“是啊！我太任性了吗？因为我想看看那里。”

“那里不如这里美啊！”鹤原是以禊子赞赏的富士见高原风景比较来说的。鹤原说完后，吐出一股白烟。在他的说法里有着拒绝的回声，象是在说：我都看腻了，不去那里。他吐出的白色烟气飘到窗子上，然后顺着玻璃向上爬去。玻璃上蒙上了一层白雾。

禊子在想，鹤原为什么那样讨厌北陆呢？然而，这也并非是不好理解的。他可能认为，自己平时工作的地方不应是新婚旅行的去处。鹤原在那里住了两年了，每月就有二十天住在金泽，十天住在东京，这简直象在金泽土生土长的一样。鹤原选择另外的地方去作新婚旅行，其原因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箱根、热海和关西平平常常没有趣味，也可以认为这是荒寂的北陆景色的反作用。

然而，妻子是想看一看丈夫工作着的地方，鹤原为什么不加考虑，不高兴呢？

“你生长在大城市，很憧憬北陆这个阴郁的幻象吧！”鹤原似乎觉察到禊子不高兴的样子，他的口边泛起了微笑，瞟视着禊子说，“从诗情来说，还是信浓、木曾的山区多啊！北陆那地方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下次旅行去那儿吧，好吗？”

鹤原哄劝着自己的妻子。禊子忆起自己童年时期缠着妈妈要东西的情景。

当从列车的左侧看到諏访湖时，鹤原站了起来，要从行李架上取下两人的行李。禊子刚要伸手帮忙，鹤原双手拦阻说：“我一个人可以啦。”禊子说：“对不起。”这是禊子对刚才自己的任性表示的歉意，但不知鹤原是否理解。实际上在感到任性的里面还存在有隔膜，不过禊子本人有这种想法也是可爱的。

在上諏访车站，也有旅店掌柜的前来迎接，他从鹤原手中接过行李问道：“步行七、八分钟就到了，还要车吗？”鹤原象是到过似地回答：“是啊！步行也不远，可是有行李，还是要辆车吧！”

旅店离湖还有段距离，打开窗子也看不到湖面。眼前是一个狭窄的院子，院子被院墙隔开，墙那边是另一家旅馆。这使本以为可看到湖面的禊子有些失望。

女服务员冲茶时说：“大家都这样说，要是从这儿能看到湖多好啊！”

“明后天到湖区走走。”鹤原说。

女服务员走出房间后，鹤原走近坐在草垫子上的禊子，吻了她。鹤原的嘴唇又厚又硬，吻时力量很大。禊子几乎要倒了下来，不得不用一只手支撑在草垫子上。就是这样，鹤原还是不放开她。

禊子不是没有恋爱的经验。然而，象鹤原这样用身体压倒自己还是第一次。从外表看，鹤原斯斯文文，而其内心世界却使禊子惶恐不安，使她不能不想到丈夫已是三十六岁这样的年纪。难道性爱这东西就是如此强烈的吗？她猜不透是什么原因。但是，她没有理由不喜欢这点。

傍晚，湖面平静。微风吹起水面一层波浪。残留着枝条的柳树在岸边摇曳。

游船还在湖心转来转去。扩音器传来了解说声。断层般的乌云愈积愈多。太阳从乌云后面射出耀眼的光线。这光线正逐渐消失。

乌云之下，低矮的山峰连在一起，墨绿一片。

鹤原宪一指着正面的山峰棱角缺口，告诉禊子：“那就是天龙川的出口。这儿的高山叫盐尻岭。”盐尻岭的峰顶笼罩着乌云。禊子凝视着向四周不断蔓延的积云。积云低垂在諏访湖的湖面，它比湖的面积还大，比湖的颜色还黑。那积云伸延的地方就是北陆。失去光彩的云色象征着阴郁的北国。在不知道是十里还是二十里的前方，有着房舍低矮的市镇、原野和波涛汹涌的大海。

禊子想象着丈夫每个月二十天的生活情景。

“你在看什么？”丈夫问。丈夫的眼神似乎在观察着禊子的内心世界。

“在那儿站久了会感冒的，回旅馆洗澡吧。”鹤原说完，转身就走。这时禊子一言未发。

浴室很窄。电灯明亮，热水清澈见底。禊子把身体缩在水清得讨厌的浴池里。

鹤原在洗头，长发从额头垂下，而两只眼睛从垂发的空隙里注视着妻子。

“你的皮肤又白又嫩啊！”丈夫满足地说。

“讨厌，才不呢。”禊子把身子退缩到浴池的旮旯里。

“不，真的漂亮。”丈夫又补充了一句。

禊子双手捂着脸，心里想：丈夫把我和谁作比较呢？他不是注意到了三十六岁与二十六岁之间的十岁差距呢？然而，在丈夫的眼神和口气里，丝毫没有那种好象羡慕的味道。禊子第一次发现丈夫在拿自己和过去的某个女人比较。他的口气就是这样。关于丈夫的过去禊子是不了解的。她想：对丈夫的未知世界总会逐渐弄清楚的。但是，只有那一部分会不会要留在最后呢？